

电影未了情

■ 叶毅

夏日的傍晚,艳阳已经落在西山脚下,天边的两块彩云,衣角都被拉扯得长长的,还是不肯回家,一心看着生产队灰沙地堂上演的戏。

只见两个小男孩在地堂中间,各自手握木棍挥舞相碰,口里不时“嘿嘿呵呵”地呼喝着。

其中一个瘦弱的男孩说:“嘿,我这招是醉棍里的‘白蛇吐信’,大黑,你可有本事接招?”

说话间左手手握杯状,曲肘回收,“酒杯”斜倾,头斜昂,“酒”倒入口,接着“酒杯”一扔,变成双手握短棍,棍尖撩了几个棍花,突地一指,直刺被叫为大黑的男孩。

“呵呵,我来个‘拔草寻蛇’,专克你的‘白蛇吐信’的。”大黑叫嚣说,还边说边以长棍作拐杖支着右腿,铁拐李般向前拐了两步,接着抽起棍来抡了几个风车,把大黑的短棍挡开。

“哼,大黑,你用的是‘醉剑’,‘剑’不能当拐棍使,你是‘王仁则’。”大黑说。

“你才是大坏蛋‘王仁则’呢,我是‘觉远’。你的棍短,是‘剑’。”大黑说。

“你我别争抢,谁赢谁是‘觉远’,谁输谁是‘王仁则’!”大黑说。

“好,谁输谁是‘王仁则’!”大黑说。

此时天色更黑,长庚星,惺忪的睡眼刚刚微张,又开始准备守夜了。

两男孩又比划了十多招,都是有姿势没实际的东西,嘴里却呼喊得震天响。

忽然,黑暗中,大黑只觉大黑的长棍,夹带着风直刺自己喉咙,情急之下赶忙弯腰缩颈,但还是避闪不及,那长棍已经刺中左眉,顿感左眉上一阵剧痛,有股热流直流到左眼之

上,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,木棍早已抛出几米之外,整个人蹲了下来。

大黑见样,也慌了,上前一看,说:“不好,流血了。”手中的长棍也掉到地上,一时手足无措。

大黑忍着痛,用手捂住左眉,哭着跑回家。

才跨进门槛,母亲哭声从厨房走了出来,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看,立刻呼天抢地叫起来:“我的天啊,作什么孽啊,流了那么多血!”大黑只是哭。

“你跟谁打架呀?”大黑母亲蹲下来仔细打量着伤势,不断地问。

父亲恰好刚从食品站下班回来,赶忙停好自行车,走到上厅拿了一把土烟丝过来,扒开大黑的手,将土烟丝往大黑左眉一敷。大黑痛得跳了起来,接着又是一阵哇哇大哭。

“呵呵,谁叫你手贱呀,痛是活该!”父亲见只是左眉上戳去一点皮肉,打趣笑道。

“算你命好,再戳下一寸,戳瞎了左眼,你就成独眼龙了!”母亲说,又见大黑并无大碍,心也宽了些,接着又问:“到底是谁把你戳成这样的?”

大黑嗫嚅着说:“是大黑,我们演《少林寺》,比武艺。”

母亲埋怨说:“哎哟,我说孩子他爹呀,都是你凑热闹惹的祸,早几天带孩子去看什么《少林寺》。孩子看了电影,回来整天跟生产队里的孩子比刀弄枪的,昨天还抓了只小青蛙用草绳系着,在屋前的地堂放生,自己手脚地跟在后面,学着青蛙跳,我问他又搞什么鬼怪,他说是练蟾踪功,你说气不气?今天又演这一出戏!”

“是蛤蟆功。”大黑停了抽噎,纠正说。

“这会儿不痛啦?”大黑父亲笑着问。接着又对大黑母亲说:“这不是

食品站集体买的票吗,食品站、供销社、粮所、公社,哪个部门没有买票,送给自己的职工干部去看,那是多好看的一部电影,你以为是早几年跟你去看的粤剧?!这电影连续放了五天,几十场,场场都人山人海的,电影里的角色几乎从头打到尾,又是少林寺和尚匡扶正义为主题的电影。那个去看了回来不说,是从小到大头一次看,真是开眼界了!”

母亲说:“我才不懂你什么‘猪蹄牛蹄’的,这次要不是祖先保佑,万一戳伤眼睛,你可就耽搁孩子一辈子了,等孩子长大后,哪家的姑娘肯嫁给一个独眼龙?你还不知道,大黑仔这几天中午吃饭时,都像着了魔似的,吃一块肉,竖一次右手掌,嘴里念一句‘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’,这不是魔怔是什么?”

父亲闻言,忍不住笑说:“男孩嘛,有几个不调皮的?今天不闯祸说不定明天闯祸,都要经历一下三衰六旺的,唐僧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呢。我这离嵩山少林寺远,要是离得近,我都把大黑送去学功夫,你看他那么调皮好动,又那么孱弱,说不定练几年功夫就壮实起来了。”

“歪理都让你说成有理了,我都懒得理你们父子俩,看电影都看傻了。你自己拿毛巾帮他擦血渍吧,我还要煮饭呢,大黑哥嫂们看看也该回来了。”大黑母亲气冲冲地走进东厢的厨房。

夜色更暗了,家家户户的厨房里,都飘出缕缕菜香,墙角蟋蟀的胃口,被吊得唧唧喊饿。

村四周黑黢黢的峰峦,看不出肥瘦,山顶上只留下一条条起伏相连的墨线,在山和暗灰的夜空之间,划出了各自的地盘。

◎ 小小说

一把空心菜

■ 黄景隆

那天早上,我上班经过小区路口,看到一把鲜嫩的空心菜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我想:谁掉东西了?

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妇女,推着载有小孩子的手推车,正在散步。只见她眼疾手快,一把抓起地上的空心菜,放进了手推车里面的空袋藏起来了,然后,若无其事地往小区物业管理处方向继续散步。

一会儿,一位老太太匆匆赶来,四处张望,寻找着什么,我因要赶着上班,离开了现场。

我目睹这一幕,心里嘀咕着:刚才推小孩散步的中年妇女也太贪心了。

几天后,上班经过小区门口,又见一把空心菜躺在地上,菜还带着水珠挺新鲜的,我想,幸亏那个推小孩散步的中年妇女没有见到,不然,失主又要着急了。正想着,两个小学生路过,学生哥看看手表,迟疑了一下,可能怕上学迟到,但还是让学生妹把菜捡起,把菜袋边缘的泥尘轻轻擦净,在原地等待。

过了几分钟,一个脚步匆匆、气喘吁吁的大爷跑过来,在寻找什么。

学生哥忙问:大爷,您丢失了什么?

大爷着急地说:是一把空心菜,帮生病刚好的邻居大伯买的,走得匆忙,不知掉在哪里了,如果找不到,我还要跑一趟市场。

学生哥把菜拿出来,问大爷:您丢失的是不是这些?

大爷满脸惊喜:是,是这些,谢谢你们,你们真是好孩子,快迟到了,我回头开车送你们去上学。

那天晚上,我在小区散步,心想,应该叫小区经理写一张表扬信,弘扬学生哥学生妹的好心精神,同时从侧面批评一下那个推小孩散步的中年妇女,树树小区的正气。

盘算着如何写、如何给物业经理提建议,我来到了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。正想和经理说说一把空心菜两次不同遭遇的见闻,只见小区物业管理处门口的公开栏,张贴了两张表扬信,一张是表扬学生哥学生妹把大爷丢失的一把空心菜物归原主,人小风格高;另一张是几位业主联名表扬推小孩散步的中年妇女多次拾物不昧,把拾到的青菜、手机、钥匙、玩具等等,送回物业管理处归还失主。

人性,向善、向美,我差点误会了推小孩散步的那位中年妇女……

生命的底色

■ 赵汝强

山高万仞,不遮阳光普照;土厚数丈,仅是大地之表;倾如滔滔江水,也难诉父母养育恩情之万一……

兄友弟恭,弟顽兄宽。姊虽矮弟一头,轻斥之时,弟瞬噤若寒蝉;妹常骄纵蛮缠,即使过分,兄也一笑了之。唇齿相依,难免磕绊。莫忘儿时欢聚一堂,珍惜不世血脉亲情!困者应自强,切勿亲情相挟;达者愿相济,应思予之不虑!藕断丝还连,骨折筋仍牵,半世父母恩,一生手足情……

亿兆之众,南你北我不期偶遇相识;大千世界,风刀雨剑如光影相随。心怀鹰之志,识若黔之驴;虽有牛犊之勇,终究弱如羔羊!旷野茫茫,风沙肆虐,哀鸣四顾,孱弱将夭。忽遇你驻驼相询,寥寥数语,即带我至风弱沙缓处,予我以甘霖,留我以香饴,赠我以图标!眺望你影不见,那句苍白而又必须的“谢谢”竟未出口!唯有,唯有,将鸡黍之约刻进我髓……

当你以一声漂亮撼我心脾的啼哭宣示你的降临,我欣喜若狂,陡知肩上又增千钧!炫耀着你的呀呀学语;显摆着你的蹒跚踉跄;任性着你的哭闹嬉笑;随意着你的醒睡自由!这一幕幕,在外奔波的思乡;披星戴月的拼搏;狂风暴雨的不屈;酷暑严寒的难熬,瞬间,都化成了甘甜……

缘分让我们相遇,相知。轻执你手,拥你入怀,别了青葱稚涩,从而成人!人,一撇是你,一捺是我,相互支撑,相依为命,栉风沐雨,不离不弃,与天同在,和地共存……

岁月就这样一页页的掀过撕下飘落,周而复始,亘古绵延不绝……



乡村“花”廊
黄诒高 摄

后岭小学是我的母校。

母校原名叫方正小学,是民国初民办小学,原址位于今之锦堂村。我1921年出生的父亲曾就读于方正小学,后来入读高州中学。解放后,更名为后岭小学,并迁到竹园村前,也就是我求学的地方。我的子女在第二次迁址的后岭小学读过书,祖孙三代有同一个母校。

后岭小学原坐落于后岭大队竹园村前的山坡上,红砖瓦面的四合院构造,四围是一间间相连的课堂。洁白细沙静静地躺在校内外的山坡上,徜徉其中,令人心旷神怡。校园内栽有梧桐树和马尾松树,绿意盎然。四周花圃鲜花争妍斗艳,芳香扑面。当朝霞洒进校园,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校园。学校被密集的村庄包裹着,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,深受百姓的尊重和爱护。

我父亲是后岭小学教师,从我懂事起,父亲上课也带着我,我坐在课堂如同驯服的小绵羊。直到上学,我远离治学严谨父亲,如出笼的小鸟,尽情去玩乐。梧桐叶是同学们结作小船的好材料,梧桐子和马尾松子则被用作跳绳和跳飞机比赛的筹码。梧桐树荫

在后岭小学的岁月

■ 甲子先生

下是同学们的乐园,打沙仗、踢毽子、跳绳……即使沙尘弥漫,亦乐此不疲。我踊跃参与嬉戏,乐而忘返,到上灯时分,才在母亲的拉扯中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母校门前是一望无际的农田,清澈小溪绕田流淌。我放学回家涉水过溪,那触手可及的鱼虾,立刻逃得无影无踪。校外北面是篮球场,南面是运动场,有跳远沙池、单双杠、乒乓球台……那是我和同学们常打球、奔跑的地方。

那时,晚上要回校上自修。乡村还未通电。每个同学带一盏煤油灯照明。昏暗的教室里,豆大的灯火随着灯芯的煤油往上蹿,同学们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埋头读书。

二年级的一天晚上,我不经意碰倒了同学的煤油灯,煤油沾湿了台面和一本书。那同学认为我是故意的,挥拳打在我的鼻梁上,顿时血流如注。班主任杨德庭老师将我扶回他的床上,让我静静地躺着,用湿毛巾敷着

我的头,不一会就止血了,又找来白糖冲水给我喝。那夜,有肺病的他背我回家,走两步就咳几声,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感觉他冰冷背脊上的汗往下淌,我的背心也湿透了。他背着我艰难跋涉,走了将近两公里路程,终于安全把我送到家。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,我没齿难忘。

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而母校后岭小学是人才的摇篮。我努力,不令母校失望。从五年级开始,我成绩名列前茅,奖状贴满了墙壁。在村里,我的名字家喻户晓。

中考后,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光令人煎熬。有村妇猜测我名落孙山,特意来询问,儿时伙伴“亚牛”当众数落我徒有虚名。我伤感,失落。有一天晚饭后,我独自在路边玩,昔日班主任杨南老师骑车路过,急忙下车对我说:“振昌同学,你已被茂名市一中录取了,通知书已到校办公室。”我立刻冲向后岭小学,捧起录取通知书那一刻,眼泪扑簌簌直落,十多天来的憋屈,立刻烟消云散。

当我春风满面地走出校门,感激回眸时,屹立于黄昏中的母校雄伟而庄严,令我肃然起敬!